

「英」大卫·米切尔著 方军吕静莲译

Ghostwritten

David Mitchell

# 幽灵代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 幽灵代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灵代笔/(英)大卫·米切尔著;方军,吕静莲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1-3621-6

I. ①幽… II. ①大…②方…③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106 号

**GHOSTWRITTEN by DAVID MITCHELL**

**Copyright: © 1999 by DAVID MITCH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229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丁威静

### 幽灵代笔

(英) 大卫·米切尔著

方 军 吕静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 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13,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21-6/I·2770 定价: 3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而我，尽管自诩见多识广，但有没有可能，甚至连我也没有理解这春天之中的真正春天？

有人说：我们永远不会知情，而且，对于诸神来说，我们就像是被男孩们在夏日拍死的苍蝇；与此相反，有人说：就连麻雀都不会失去一根羽毛，除非那羽毛是被上帝的手指拂掉。

——桑顿·怀尔德<sup>①</sup> 《圣路易斯雷的大桥》

---

<sup>①</sup>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 1897—1975),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为戏剧《我们的小镇》,小说《圣路易斯雷的大桥》曾改编成电影。

## 目录

冲绳	1
东京	31
香港	64
圣山	109
蒙古	147
彼得堡	195
伦敦	255
克里尔岛	315
夜行列车	380
地铁	433

## 冲绳

谁在往我的颈背上吹气？

我转过身子。浅色玻璃门啾啾响着阖上。光线明亮。人造蕨在空落落的门厅里非常轻微地摇头晃脑。阳光猛烈的停车场里，没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在远处，是一排棕榈树和深沉的天空。

“先生？”

我转过身子。接待员还在等待，把钢笔递给我，她的微笑像制服一样熨得平平整整。我看到她的化妆下面的毛孔，听到背景音乐下面的寂静，以及寂静下面的奔涌。

“小林。我前会儿从机场打过电话来的。预定了一个房间。”针刺在我的手掌心里。小小的刺痛。

“哦，是的，小林先生……”如果她不相信我，那该怎么办？不洁者在旅馆登记时，总是用假名。同陌生人乱搞。“先生，请在这儿填写您的姓名和地址……还有您的职业。”

我给她看我打着绷带的手。“恐怕你得帮我填这份表格了。”

“当然……喔，这是怎么搞的？”

“被门夹了。”

她同情地眨眨巴眼，将表格转到她那边。“小林先生，您的职业？”

“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为不同的公司开发产品，有一份合同就干一单活儿。”

她皱起眉头。这种情况不符合她的表格。“我明白，像这样没有固定公司的，那么……”

“你就填我目前正在为他们工作的公司名字吧。”轻松点。会社科技分部会帮你安排证据的。

“很好，小林先生……欢迎您来到冲绳花园酒店。”

“谢谢。”

“小林先生，您来冲绳是出差，还是观光？”

她的微笑中有某种古怪的东西？她的脸上有怀疑的表情？

“出差，顺带观光。”我使用了我的阿尔法控制的嗓音。

“祝您待得愉快。这是您的钥匙，先生。307号房。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随时联系我们。”

你们？帮我？“谢啦。”

不洁者，不洁者。这些冲绳人从来就不是纯种的日本人。不一样的、较弱小的祖先。我转过身，朝电梯走去，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她正在对她自己假笑。如果她知道正在与她打交道的这个聪明人的本领，她就会笑不出来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的时日临近了。

巨大的旅馆里，见不到一个人影。阒寂的走廊伸进正午的远处，空阔如地下墓窟。

我的房间不透气。圣殿中不允许使用空调，因为它会削弱阿尔法波。为了表达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团结，我关上调控，打开窗户。让窗帘继续合上。你永远不知道会有谁的远摄镜头正盯着你看。

我往外看，凝视太阳的眼睛。那霸是一个低劣、丑陋的城市。但是，考虑到海蓝底色的太平洋镶边，完全可以把这座城市当成东京延伸出来的部分。常见的红白色的电视发射机，以潜意识波的方式广播着政府的指令。常见的百货商店，如无窗的庙宇般升起，将不洁者眩惑得

恭顺服从。市内的街区，将毒气排入空气和供水系统的工厂。冰箱委弃于小型垃圾废物场。他们的城市有多少被嫁接而来的丑陋的玩意儿啊！我想象，“新地球”会像一把强力的扫帚，将这些溃烂的污秽一扫而光，让大地回复其贞净无瑕的状态。然后，会社将创造某种我们应得的东西，幸存者将把它们永恒珍藏。

我洗了个澡，在浴室的镜子里检查我的脸。类星体，你就是这样一个幸存者。强有力的面容，凸显了我的武士血统。隆起的眉毛。鹰钩鼻子。类星体，先驱者。慧眼大人预言般地为我选择了这个名字。我的任务是在信徒之宇宙的边缘，在黑暗中，孤独地脉动。一位先驱者。一个信使。

排风扇嗡嗡响。我能听到，在这嗡嗡声外面的某个地方，有个小女孩在啜泣。这个扭曲的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悲哀。我开始刮胡子。

我醒得很早，醒来时最初几分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梦像拼图板一样散落四周。梦里有池田先生，我的中学班主任，还有学校里几个最坏的恶霸。我的亲生父亲也出现了。我记得那一日，恶霸们要班上所有人都当我已经死了。到下午时，这个命令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每个人都装作看不到我。我说话，他们假装听不到。池田先生听说这事儿后，作为一个由社会指定的年轻心灵的监护人，你猜他是怎么做的？这个混蛋，在最后的上课时间给我办了一场葬礼。他甚至点燃了几柱香，并且指挥大家唱起哀歌，还有其他所有仪式。

在慧眼大人照亮我的生活之前，我是全无防御的。我哭泣，尖叫着让他们停下来，但是没有人看我。我已经死了。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被勃起折磨。伽马射线的干扰太多了。我在慧眼大人的照片下面冥想许久，直到它软下去。

在白夜中，在慧眼大人升起来宣布他的王国降临之前，要是那些不洁者想要葬礼，他们就会有大量的葬礼。没有哀悼者的葬礼。

我走在这座城市的主街国际大道上，折返跑动，迂回前进，好把任



何想要跟踪我的人甩掉。不幸的是，我的阿尔法潜能仍然太弱，无法隐身，因此我不得不用老法子摆脱跟踪者。确定没被人盯梢后，我闪进一家游戏中心，从一个电话亭里打了个电话。公共电话亭被窃听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兄弟，我是类星体。请帮我转接防卫部长。”

“好的，兄弟。部长正等着你呢。请容我向你表示祝贺，我们最近的任务大获成功。”

我等待了几分钟。防卫部长是慧眼大人的亲信。他毕业于帝国大学。在接受慧眼大人召唤前，他是一个法官。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啊哈，类星体。棒极了。你身体还好吧？”

“愿为慧眼大人效劳，部长。我一直很健康。我已经克服了我的过敏症，有九个月时间，我从未得过——”

“我们为你感到高兴。慧眼大人对你的信仰的深度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印象非常强烈。这会儿，他正在隐修室里冥想你的阿尼玛<sup>①</sup>。仅仅冥想你一个人的，令其更强大而丰富。”

“部长！我恳请您帮我转达最深的谢意。”

“乐意效劳。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一场反对无数不洁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勇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承认，也不会得不到奖赏。现在，你会想知道自己要离开家庭多长时间。内阁相信，七天就够了。”

“我明白了，部长。”我深深地鞠躬。

“你看到电视报道了么？”

“我从来不理睬不洁国度的那些谎言，部长。蛇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留意耍蛇者的声音？即使离开圣殿，慧眼大人的教导也铭刻在我心中。我想，我们已经在那些讨厌鬼中间制造了一场骚动。”

---

① 阿尼玛(anima)，又名“女性意象”，指的是男人的女性一面，来自作为原始意象的集体无意识，并始终极端地抵制意识。这一概念来自荣格的心理学，他认为所有人心理上都是两性的，既有男性的一面，又有女性的一面，而女人的男性原始意象称为“阿尼姆斯”或“男性意象”(animus)，象征着思想和理性。

“没错。他们正在大谈恐怖主义，嘴边冒出不洁的泡沫。这些可怜的动物几乎值得同情——几乎而已。正如慧眼大人预言过的，他们不明白，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正是他们的罪孽。自豪吧，类星体，你是正义执行者中的一员！第39次神圣启示：一个人为自己的牺牲而骄傲，这不是一桩罪，而是一种自尊。继续保持低姿态。融入进去。去小小地游玩一番。我相信，你的钱够用了吧？”

“司库非常大方，而且我的需求很简单。”

“非常好。七天后再联系我们。会社期待欢迎我们挚爱的兄弟归来。”

我回到旅馆，做中午的洁身和冥想。我吃了一些饼干、海藻快餐和腰果，喝了一点从我房间外自动贩卖机里接来的绿茶。当我在午餐后再次出门时，那个不洁的接待员给了我一张地图，我选定一个旅游景点去参观。

日本海军驻冲绳司令部位于那霸北边一座俯瞰全城的山上，在一个灌木丛生的公园里。二战时，它藏得如此隐秘，以至于攻占了冲绳的美国人花了三个星期才偶然发现它。美国人不是一个非常机灵的民族。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东西。十年前，他们的大使馆厚颜无耻地拒绝给予慧眼大人居留签证。当然，慧眼大人现在能够使用亚空间转换技术去他乐意去的任何地方。他曾经去过几次白宫，毫无障碍。

我买了门票，走下台阶。迎接我的是阴暗的清凉。某个地方有一根管子在滴滴答答。这里还有一重惊奇等待着美国占领者。为了死得荣耀，四千人的满员分遣队统统自杀。在美国人找到这里的二十天前。

荣耀。这个浅薄的、充斥偶像的不洁者的世界知道什么荣耀？穿过地道时，我以指尖抚摸墙壁。我抚摸墙壁上手榴弹爆炸留下的疤痕，抚摸士兵们用来挖掘工事的鹤嘴锄，感到自己与他们有着真实的亲属关系。我在圣殿感到过同样的亲属关系。我用自己增强的阿尔法商与他们的阿尼玛残余熟悉起来。我在这些隧道里游荡，直到迷失了时间。

在我离开这个向高贵献礼的纪念馆时，一辆长途汽车上的游客正好抵达。我扫了一眼，看到他们带着相机、薯片包和愚蠢的关西口音，他们那低能的头脑，其阿尔法容量比家蝇还要小，要是我还剩下一个装清洗液的小玻璃瓶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把它抛下台阶，扔到他们身后，让他们无处逃遁。他们会被清洗，就像那些金钱蒙眼的东京人一样被清洗。这会抚慰那些几十年前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年轻战士的灵魂，而我在仅仅七十二个小时前也曾准备和他们一样牺牲。他们被那个战后掠夺了我们土地的傀儡政府背叛。正如我们全都被一个进化为迪斯尼和麦当劳之市场的社会背叛。所有这些牺牲，建起了什么？为美国建起了一座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但是我没有多余的小药瓶了，因此我不得不忍受这些不洁、啾啾、排粪、产卵、污秽的白痴症患者。事实上，他们害得我大口大口地渴求空气。

我在棕榈树的遮蔽中走下山，回去。



在左手的手掌中，有一个阿尔法接收器的点。慧眼大人首次单独会见我时，曾抓住我的手，把它摊开，然后用他的食指轻柔地将这个接收器的点按上去。我感到一阵独特的嗡嗡声，像是一次愉快的电击，后来我发现自己聚精凝神的能力增强了四倍。

那个最珍贵的日子已经过去三年半了。当天下着雨，云层从富士山上向下行进，一阵东风吹过圣殿附近波浪般起伏的农田。十二个星期前，我参加了“会社迎新仪式”，那天早上，我同会社财政部的一位副秘书长完成了某项业务。我签署了一些文件，将自己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现在，会社拥有了我的房子及其中的东西，我的存款，养老金，我的高尔夫会员资格，还有我的车。我感到自己获得的自由，

比我曾经相信有可能获得的更多。我料想得到，我的家人——我那些不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家人，我的血亲亲属——肯定无法理解我。我这一辈子，他们都在计量最后的每一毫米的成功与失败，而在此刻，我正将他们的统治在我的膝盖上咔嚓折断。母亲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把我从遗嘱中排除。但是，正如慧眼大人在第71次神圣启示中写道：被诅咒者的狂怒，如啃啮圣山的老鼠般无力。

他们从未爱过我，不论以何种方式。要不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过它，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个词的存在。

慧眼大人从楼梯上走下来，陪着他的的是安全部长。当他走近办公室时，光线变得明亮。我首先看到他穿凉鞋的脚和紫色的袍服，然后是我们所挚爱的他的身形的其余部分。他朝我微笑，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知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我是导师，”然后他容许我跪下亲吻他神圣的红宝石戒指。我能够感觉到他的阿尔法射气，就像一只罗盘感觉到北方的磁极。

“大师，”我回答道，“我到家了。”

慧眼大人的嗓音纯净而美丽，词句从他的眼中涌出。“你已经从不洁者的庇护所中解放了自己。小兄弟。今天，你加入了一个新的家庭。你超越了你旧有的血亲的家庭，加入了一个灵魂的新家。从今天起，你就有了一万个兄弟姐妹。在世界末日前，这个家庭将会增加到数百万人。它会一直成长，成长，扎根到一切国家。我们正在异国寻找肥沃的土壤。我们的家庭将会不断成长，直到将外面的世界容纳进来。这不是一个预言。这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现实。我们的无边界、无苦难之国的新生儿，你有怎样的感受？”

“幸运，慧眼大人。如此幸运，我才二十多岁就能啜饮真理的源泉。”

“我的小兄弟，我们都知道，将你带来此地的并非幸运。是爱，将你带到我们身边。”然后，他亲吻我，而我亲吻不朽生命的嘴唇。“谁知道呢，”我的大师说道，“如果你像教育部长所报告的那般迅速地继续进行

阿尔法的自我放大,将来你可能会被赋予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我的心脏怦怦响,跳得更厉害了。高层在讨论我!仅仅是一个新信徒,但我已经被高层讨论过了!

在咖啡吧,在商店、办公室和学校,在大型购物中心的巨大屏幕上,在每个兔子笼一样的公寓里,人们看到有关清洗的新闻。来给我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忍不住要说起这事儿。我让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仅仅是一个从名古屋来的计算机系统工程师,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对她来说漠不关心是不够的,愤慨已经变成了强迫性的任务。为了不惹起怀疑,做一点戏很有必要。女服务员提到会社的名字。看来,我们国家的令人憎恶的媒体那患麻风病的手指正在指指戳戳,无视我们过去的警告。

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我出门去再买一些洗发水和肥皂。接待员背冲门厅坐着,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机。电视里充斥着不洁的谎言,它会损害你的阿尔法皮层。然而,我认为仅仅几分钟还不足以伤到我,于是就和她一起看了一会儿。二十一个人被清洗。还有几百人被半清洗。对这个不洁者国度的一个毫不含糊的警告。

“我不能相信这发生在日本,”接待员说,“发生在美国,那倒是有可能。但是怎么会在日本?”

一组“专家”正在讨论这起“暴行”。专家中包括一个十九岁的流行明星和一个东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为什么日本人只听流行明星和教授的话?他们反复播放同一段镜头,一些未被清洗的人跑出地铁站,用手帕捂着嘴,干呕,狂暴地抓刨自己的眼睛。正如慧眼大人在第32次神圣启示中写道的:如果你的眼睛冒犯了你,把它挖掉。画面上出现被清洗了的人,静静地躺在清洗将他们释放的地方。他们的血亲亲属愚昧地哭泣。镜头切换到首相,他们所有人中最忙碌的蠢货,发誓说自己会不眠不休地工作,直到“这起穷凶极恶的罪行的实施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这种虚伪难道不会让人丧失理智么？难道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暴行是现代世界对人与其阿尼玛之统一性的系统的屠戮么？会社的行动仅仅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怪物的一次反击。由进化注定了的我们会取得胜利的一场长期战争中的第一次小冲突。

为什么人们看不到那是徒劳无益的？一个十足的政客，又一只收黑钱、背后捅人刀子、上不得台面的蟑螂，它的头脑甚至没法想象那个它挣扎于其中的粪坑：这些不洁的低等生命怎么可能强迫慧眼大人去做什么事儿！一个能够随心所欲地隐身的菩萨，一个瑜伽飞行者，一个能够在水下呼吸的神圣存在。让他和他的仆人们受到“正义”的惩罚？我们可是漂浮的正义使者！当然，我的阿尔法商不够，还没法用传心术和隔空取物来防护自身，但是我已经离开那个清洗的场景好几百公里了。他们从未想过到这儿来找我。

我轻手轻脚地滑出清凉的门厅。

整个星期我都保持低调，然而，不显眼也会惹来注意。我编造了一些要去参加的商业会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八点半，快步经过接待员时我都会来上一句简单的“早上好”。时间曳足缓行。那霸仅仅是另一个小城。让这些岛屿遭殃的军事基地里出来的美国佬在街上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动，其中许多人膀子上还吊着我们的女人，除了包着小小的几块布之外什么也不穿的日本女人。冲绳男人笨拙地模仿外国佬。我走过百货商店，望着无穷无尽的需求与购买的链条。我走啊走，直到脚疼。我坐在有荫凉的咖啡馆里，那里的书架被垃圾杂志压得下沉。我偷听生意人说话，买卖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我继续走路。白痴上班族在弹球盘机咔嗒作响的无聊中打哈欠，在慧眼大人为我开启内在之眼以前，我也曾这样混日子。来自本岛的游客参观纪念品商店，买下一盒又一盒其实从来就没人想要的劣等货。一些外国人惯常在人行道上卖无证手表和廉价珠宝。我走过游乐中心，被毒害的孩子放学后聚集于此，盯着屏幕上邪恶的电子人、幽灵和僵尸大战。和其他任何地方一

模一样的店铺……汉堡王、贝纳通、耐克……我想，全世界的商业大街都在变成一个样。我穿过后街小巷，家庭妇女把蒲团晾出来吹干，把同样的年头过上六十遍。我看到一个麻子脸的制陶工，俯身在一个轮子上。一个垂死者，不停咳嗽，还不肯丢掉香烟，正在一个最下面的台阶上修补一辆儿童三轮车。一个满嘴牙全部掉光的女人将鲜花插进一个家庭神龛下面的水罐中。一天下午，我走到旧时的琉球王宫。庭院中摆着饮水机，一家名叫“神圣剑客”的店铺除了钥匙圈和胶卷别的什么也不卖。古老的城墙上挤满了来自东京的中学生。这些男孩看上去像女孩，留着长发，拨过眉毛，打了耳孔。女孩们对着手机讲话，笑得像蜘蛛猿。憎恨他们吧，你必须憎恨这个世界，类星体。

非常好，类星体。让我们恨这个世界。

那霸唯一宁静的地方是港口。我望着船只、岛民、游客，还有巨大的货船。我一直喜欢大海。我的亲叔叔过去经常带我去横滨的海港。我们常常带着一本口袋地图册，在上面查寻船只所来自的港口和国家。

当然，那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在我真正的父亲唤我回家之前。

一天，当我从正午洁身之后的一阵阿尔法的人定中脱出身来，一个辐条状的影子正凝结成一只蜘蛛。我正要把它冲进马桶时，令我惊异的是，它传出一条阿尔法信息！当然，这是慧眼大人正在用它和我说话。无上导师有一种老顽童式的幽默感。

“勇气，类星体，我的选民。勇气，还有力量。这是你的命运。”

我跪在蜘蛛面前。“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主人，”我回答道，让这只蜘蛛漫游我的全身。然后我把他放进一个小罐子。我决定去买一些捕蝇纸来抓苍蝇，好喂养这个小兄弟。我们都是慧眼大人的信使。

关于“世界末日邪教”的思索还在继续。它是多么让我苦恼啊！会社代表的是生命，而不是毁灭。会社不是一种“邪教”。邪教奴役人，而会社解放人。邪教头目是舌头分叉的骗子，在布景后面拥有一群娼妓

作为其禁裔，还有许多劳斯莱斯的车队。我曾有幸获准窥探导师的核心小圈子中的生活——一个女孩也没有看到！慧眼大人早已摆脱了黏糊糊的性欲的罗网！慧眼大人的妻子仅仅是被选中来为他生儿育女。内阁成员的小儿子与受宠的信徒被允许照顾导师的朴素的家庭生活需求。这些幸运儿只穿冥想用的缠腰布，以便在大师恩赐福祉的任何时候随时摆好阿尔法坐禅姿势。在整个圣殿中，只有三辆凯迪拉克——慧眼大人非常了解，何时应该驱除控制了那些不洁者的物质主义恶魔，何时应该利用这种成见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渗透到外部世界的泥潭中去。

为了扭转外界对会社的怀疑，慧眼大人允许一些记者进入圣殿，拍摄正在进行阿尔法增强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化工设备也接受了检查。科学部长解释说，我们正在制造化肥。他开玩笑道，作为一个素食团体，会社需要培植大量黄瓜！我认出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通过其屏幕形象给我发来心灵感应的信息，鼓励他们的兄弟类星体。我笑出声来。不洁者的电视新闻鬣狗试图表明会社参与罪行，却没留意到会社如何利用他们来向我传递信息。安全部长屈尊接受采访。他机智敏锐地驳斥了认为会社和清洗有关联的任何说法。慧眼大人在第13次神圣启示中教导过，只有像地狱之主一样狡猾，才能仅凭智慧胜过魔鬼。

更加叫人心烦的是电视台对那些盲目的不洁者的采访。背教者。被欢迎进入会社之爱，但却抛弃会社、重新堕入圣殿外那个狗屎世界的人。在他无限的慈悲中，慧眼大人容许这些蛆虫生活——如果那可以被叫做“生活”的话——条件是，他们不得败坏会社的声誉。如果他们违背这条戒律，在媒体上散播关于圣殿的谎言，安全部长将不得不批准对他们及其家人进行清洗。

电视上，那些有眼无珠的不洁者的脸做过数码处理，但没有什么图像修正技术能够愚弄一个拥有像我这样的阿尔法商的头脑。其中一个人是葵麻由美，她参加过我的“会社迎新仪式”。她对慧眼大人口头表示忠诚，但在进入程序八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发现她已



经跑掉了。我们都怀疑她是警察。听到她所讲述的关于圣殿生活的无耻谰言，我关掉电视，决定永远不再看它了。

在第一次电话后一个星期，我再次打电话去圣殿。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接了电话。

“早上好，我是类星体。”

“啊，类星体。信息部长今天早上没空。我是他的次长。我们一直在期待你的电话。你见到歇斯底里的情况日益增长么？”

“是的，先生。”

“好。现在看来，你的清洗行动几乎是太成功了。慧眼大人命令我告诉你，再多潜伏两个星期。”

“无条件服从慧眼大人。”

“另外，根据命令，你要继续去到更加偏远的地方。纯粹是一种预防。在不洁者警察部门里卧底的兄弟告诉我们，你的细节特征已经被传达开去。我们必须秘密地、狡猾地行动。我们正式公开地否认了参与你的毒气攻击。这会为我们赢得更多时间，好有新的兄弟姐妹来增强会社的力量。去年，在长野教区的清洗实验中，我们这一策略就相当有效。那些屎壳郎是多么容易欺骗啊！”

“是的，先生。”

“万一被捕，你要对你进行的袭击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宣布，你是在因为精神失常被赶出会社后，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意志而采取行动的。然后，慧眼大人将会用心灵运输法将你解救出牢笼。”

“那是自然，先生。一切谨遵慧眼大人吩咐。”

“你是会社的一笔重要的资产，类星体。还有什么问题么？”

“我想搞清楚，大清洗的第二阶段是否已经开始了，先生？我们的瑜伽飞行者是否已经被派往议会大厦，去要求将慧眼大人的教导纳入国民课程？如果我们把时间拖得太久，那么不洁者会——”

“类星体，你有点忘乎所以了吧！什么时候宣布过说你的职责包括